

自然会话叙事中交际双方的话语选择与交互顺应

赵玉荣¹, 孙秋月², 范学荣²

(1.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河北 秦皇岛 066004;

2.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 河北 秦皇岛 066004)

摘要:以语言顺应论为基本框架解析会话叙事中交际双方的话语选择与交互顺应。交际双方的交互顺应主要体现为随时关注交际对象、物理语境、社会语境、心理语境四种交际语境要素的变化,并密切关注语言语境特征,确保语言维度的话语选择符合交际和语言语境的动态要求。互动叙事中交际双方的动态选择与交互顺应直接促成叙事结构和意义的动态生成。深层来看,双方多维度的顺应与配合是社会交往实践主体通过互动建立“共享意向性”的过程,是双方通过经验和情感意义的共享建立团体认同的过程。

关键词:自然会话叙事;交互顺应;语言语境;交际语境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90(2020)02-0044-07

一、研究背景

自然会话叙事指日常会话交际中自发产生的故事讲述活动,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叙事由交际语境随机促发,反映真实交际需要^{[1]27}。自然会话叙事在国内还是一个少有学者关注的研究领域。笔者曾讨论了自然叙事中话语意义的建构性^[2]和主体间性^[3];朱冬怡分析了自然会话叙事标记语的意义构建过程^[4]和故事的散装性结构特征^[5]。国外该领域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社会语言学传统下的口语叙事结构分析^[6]、会话分析传统下的叙事话语序列分析^[7],以及后经典叙事学传统下的自然叙事学研究^[8],已形成良好的发展态势。

近些年自然会话叙事研究最引人注目的成果是,不论是故事结构^[9],还是讲述话语的序列性^[10],甚至是叙事者身份^[11],都由于交际语境的影响而具有明显的生成性特征。同时,一个新兴的研究方向是会话叙事中交际双方在心理维度的交互影响。比如,讲述者的重复性话语、引述对话等话语策略可以促成听话人心理维度的高度投入^[12],交际双方在互动叙事中常常采用相同词汇、相同结构甚至相同立场^[13],受述者可以通过讲述与对方情感立场一

致的回应叙事建立情感联盟^[14]。但关于互动叙事进程中交际对象之间语言和心理维度的交互影响和同化效应,文献中对这一现象的系统研究暂付阙如。互动叙事进程中双方的交互顺应遵循什么样的工作机制,是否促进互动叙事结构和意义的动态生成,双方交互顺应的深层动因是什么,我们尚不清楚。

笔者认为语言顺应论为我们全面描述和理解互动叙事中结构和意义的生成性,特别是交际中双方语言策略和心理感受的趋同性提供了基本的阐释原则。语言顺应论的核心观点是语言本质上具有变异性、协商性和顺应性,语言的运用过程是通过语言结构的不断选择来创建意义的过程,而选择过程也正是语言使用者对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要素的动态顺应过程^[15]。概括而言,语言顺应论为分析语言使用者语言结构要素、态度和情感因素的选择与针对语境要素的动态顺应^[16-17]及意义的生成性^[18-19]提供了宏观的指导框架。本文以语言顺应论作为分析框架,着重探究互动叙事进程中故事的讲述者和受述者如何通过话语选择完成对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的不断顺应,从而合作建构经验故事的新意义,并缩短彼此间的社会和心理距离。

收稿日期:2019-10-05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自然会话叙事的社会认知机制”(HB15YY024)

作者简介:赵玉荣,博士,教授,研究方向:叙事话语分析、语用学、社会认知;孙秋月,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范学荣,博士研究生,副教授,研究方向:教育叙事。

二、叙事交际者对交际语境的顺应与话语选择

交际语境的构成要素包括语言使用者、物理世界、心理世界和社交世界^[15]。自然会话叙事中交际者对交际语境的动态顺应也相应地体现在这四个方面。

(一) 参与者在交际角色之间的动态顺应

会话叙事活动的顺利进行首先要求参与者完成对叙事和交际层面基本话语角色的认同与顺应。在会话叙事中较为常见的是具有经验分享意愿的讲述者启动的叙事交际,其中讲述者占据绝对话语控制权,在叙事和交际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而受述者也会对此给予充分的配合,参见例1。

例1 (语境:教师S在办公室向同事Q抱怨一位不懂事的学生)^①

1S:昨天,我可给那啥了,昨天这↑家伙,我生气了!昨天上课,学生把我给气得够呛。

2Q:咋了?

(3S-27S 略)

28Q:这种学生吧,你越对他好了,就越=

→29S:=就越不行!你说,给我气↓得呀,给我气得不行了,我跟他说,给他说哭了-

30Q:把男生给说哭了?

(31S-32Q 略)

→33S:哎,给我气↑得呀!后来,我跟他说:“你自己琢磨去吧!”我说:“今天这话,我都敞明白地说”,我说:“我跟你讲,你别对我有怨气,我告诉你,我得让你知道我心里咋想的。”

→34Q:唉,这种学生,你也别太-

这一案例的背景是某位学生期末某科成绩不及格,却怪罪平时热心帮助他的老师S,S第二天向同事Q抱怨学生如何不懂事。为吸引受述者的认知注意和情感投入,作为叙述者的S大量引述故事人物“我”面对不懂事的学生所说的话语,并再现故事人物当时充满气愤的语气、语调(33S斜体部分),渲染故事中“我”的情绪,牵制受述者Q的注意力。

与此同时,S作为交际主体,也随时关注Q对故事经验意义的分析与阐释,为确保自己交际意图的实现,时而会越过叙述话语的边界直接面对交际对象发声。29S话轮前半部分“=就越不行!你说,给我气↓得呀,给我气得不行了”就是S以交际者身份明示自己当时的感受,并以话语标记语“你说”鼓励对方采用相同的情感立场。

交际的另一方也一直在积极顺应叙述和交际活

动的进展,扮演双维合作者角色。30Q中Q作为受述者对故事的细节追问“把男生给说哭了?”,鼓励讲述者继续故事的叙述。而28Q中的评述“这种学生吧,你越对他好了,就越=”主要是Q作为受述者表示对故事人物“这种学生”的看法,但也夹杂着Q作为交际者对交际对象的同情与安慰,34Q中的评述“唉,这种学生,你也别太-”则是Q进一步作为交际者表示对S的劝慰。

在会话叙事中参与者的框架是动态的,叙述者和受述者可以在讲述中交换彼此的角色,双方可在交际中自动顺应角色的暂时性转换,参见例2。

例2 (语境:A在与同学B聊天,讲述自己在国外的访学经历)

11A:他就评价非常高,后来美国那个教授也特别喜欢我,给我那个% Norton Anthology%,知道吗? % American literature%,我全有!

(12B-15A 略)

→16B:[其实,我以前上-

17A:那个% American professor%]

→18B:呃,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

19A:嗯,

→20B: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我们那个外教送给我一本,美国文学史那个,诺顿那个,最后(.)让我给弄丢了。

→21A:但现在有很多% new editions%。然后,这个教授,他就主动开车带着我玩。

在这段以A为主要叙事者的会话叙事中,嵌入了一小段B的回应叙事。11A中叙述者讲述了自己受到外教欣赏,获得诺顿文选的经历,而听话人联想到了自己的相似经历,试图插入自己的经历叙事。在16B和18B中接连表达讲述意愿后,19A中A顺应B的要求,让出讲述者占据长话轮的特权。在20B中B获得了讲述机会,成为新故事的叙述者。而在21A中,A注意到B已完成讲述,又重新接续被打断的叙事,继续扮演叙述者的角色。

(二) 叙事交际参与者对物理语境的顺应

在会话叙事中,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的物理语境因素是讲述者链接经验片段的重要线索,也是受述者理解讲述者故事、重构对方故事世界的主要依据。

首先,讲述者和受述者都会关注事件时间。讲述者会利用时间指示语标识故事时间链,而受述者也会以时间指示语为线索建构故事世界中事件的先后顺序及因果关系,参见例3。

例3 (语境:研究生L和同学Y在宿舍闲聊)

18L:师兄说找他挺麻烦的,好像签字还是干嘛-

19Y: 嗯。

→20L: 都约好了, 早上九点啊, 说是::: 师兄和LY 一块儿找他签个字, 在门口敲门, 听他~~在里面~~打电话, 就又敲了一下门, ~~在里面的~~还不回答, 还打电话, 完了我师兄说等了十分钟, 他还在打, 然后师兄就急了, 又敲他的门, 约好的嘛! 是吧? 我约好的第二天早上九点, 写个东西, 你说能花多长时间?

21Y: 就是啊。

22L: 而且, 人家敲门, 就给你暗示了嘛!

→23Y: 你就快点结束呗, 对呀!

24L: 那啥, 十分钟以后, 我师兄又敲门, 然后又等了5分钟,

25Y: 啊?!

26L: 师兄生气了, 就推门进去, 把他噤里啪啦骂了一顿。

27Y: 谁骂了谁了?

28L: P 师兄骂了ST。

29Y: 他反正年龄比他大, 资格比他老。

30L: 嗯, P 师兄以前也是当秘书长嘛!

31Y: 嗯。

32L: 我觉得就应该 -

在这一案例中, 讲述者顺应交际语境, 为受述者预留了十分清晰的时间线索(参见粗体部分), 受述者按照时间顺序可注意到讲述者故事中的主要事件如下: 早上九点 P 按照约定找 ST 签字, 在门口敲门, ST 不回应; 十分钟后 P 再次敲门, ST 不回应; 5 分钟后 P 再次敲门, ST 不回应; P 生气了, P 推门进去, 把 ST 骂了一顿。这样的先后顺序也暗含了故事的因果逻辑, ST 的不回应致使 P 师兄生气, ST 是过错一方。从 21Y-27Y 中受述者的回应来看, 受述者顺应了讲述者故事世界的时间线索, 接受了其间隐含的因果逻辑(21Y、23Y、29Y)。

其次, 双方在借助时间线索进行叙事层面交流的同时, 也都在关注着当前的话语世界, 双方在故事世界和话语世界的交际不断转换。讲述者借助完成体标记“了”标识故事世界(20L-28L 斜体部分), 而受述者也顺应这种转换, 在关于故事世界事件细节的疑问中, 同样采用完成体标记(27Y)。在话语世界层面双方所做关于故事意义的假设性讨论和评述中, 话语时间为当前时间, 双方均未采用完成体标记(参见下划线部分)。

最后, 在关注时间线索的同时, 为引导受述者理解, 讲述者也预留了清晰的空间线索, 帮助受述者建构故事世界。在例 3 中, 讲述者以空间指示语(加粗斜体部分)“在门口”“进去”描述了人物 P 由于一直

被迫等在门口而焦急、生气, 并最终推门而入的动态的空间变换线索, 同时以“在里面打电话……在里面的还不回答”描述了另一关键人物 ST 因为未能完成 P 期待的空间位置变化(走出房间, 开门迎接 P)而惹怒了 P。从受述者的即时回应来看, 受述者顺应了这一故事空间线索, 未遇到任何理解障碍。

(三) 交际双方对社会语境的顺应

交际双方对社会语境的顺应体现在社交场合、社会环境和文化规范几个方面。再次参看例 3, 双方在宿舍闲聊, 处于私密的日常生活交际语境, 其交际目的是加强了解、巩固友谊。因此, 双方主要关注故事所传达的交际意义和情感意义, 并未对事件的细节深究, 比如, 究竟 ST 在接谁的电话? 是否有可被谅解的理由?

根据交际双方对故事人物的人称指示, 结合笔者对叙事交际参与者的进一步访谈, 我们注意到故事人物 P 与 ST 皆为 L 和 Y 的高年级学长, 其中 P 的年级最高, 即将毕业, 而 L 与 P 为同门, 关系亲密, Y 与 P、ST 都不是同一导师的学生, 接触不多。故事讲述顺应这样的社会关系, L 在对两位师兄的小冲突故事的叙述中, 一直尊称 P 为师兄(或我师兄), 而对另外一位学长称为“他”或直呼其名 ST。在这样的语境下, 受述者 Y 作为 L 的同级同学, 顺应这样的社会语境, 也选择了对故事主人公 P 的同情立场, 在 21Y 和 23Y 中附和 20L 中 L 的评价性话语, 表达了对 ST 的不满和批评。Y 的立场选择也顺应了其通过闲聊巩固友谊的社会交往实践需要。

例 3 这一案例也反映了双方对文化规范的顺应。在校园文化中, 相对来说, 由于高年级学长的学识和研究经验更为丰富, 低年级学生一般都对学长充满敬意, 常常会用尊称师兄或师姐来指称他们, 而且年级越高、资历越深, 受到的敬意和推崇越多。而同一导师的研究生之间, 往往关系十分亲密, 并具有团体荣誉感, 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案例中 L 对 P 师兄十分维护的原因。

(四) 交际双方对心理语境的顺应

会话叙事的过程是讲述者与受述者对真实经验事件的认知和情感意义的分享过程, 会话叙事参与者的交互顺应还体现在认知和情感等心理维度。从认知维度来看, 讲述者为顺应受述者的理解倾向, 会特意选取适合受述者知识和经验背景的语言结构要素, 参见例 4。

例 4 (语境: XF(父亲)、YR(母亲)和 YY(女儿, 大一学生)在家中闲聊)

→13XF:然后我记得以后,说是修铁路的时候,修哪条铁路我不知道了,在那儿当会计还当过一段,那时候,没说。说是在工程队,发馒头,不舍得吃啊。

14YR:嗯,听你说过,

15XF:不舍得吃,俩馒头吃一个,剩下的拿回来,带回来,我们哥儿四个,一人掰一半儿吃。带俩馒头回来。

16YY:那我奶吃什么?

→17XF:你奶也不舍得吃啊,你奶自己在家,拉扯着我们四个人,你爷在外边,打工呗,所谓的。就跟现在农民工在外打工似的。当时,因为当时家里没白面啊,吃馒头就好东西了(...)

这一案例中,父亲向女儿讲述了早年爷爷辛苦工作的经历。讲述者XF为了确保女儿能够准确感受当年家人生活的清贫与辛苦,在17XF和19XF中特意选择了“打工”这一近些年流行的字眼,而不是当年人们常用的“上班”“干活儿”等词汇,并且对于“发馒头不舍得吃”这一年轻一代难以理解的现象增加了解释——“因为当时家里没白面啊,吃馒头就好东西了”。

受述者会顺应讲述者的故事逻辑,随着叙事进程的深入逐渐沉浸到故事所表述的经验世界,甚至会将自己代入故事角色,代替角色发声,产生“经验取用”现象^[20]。在“经验取用”过程中,受述者的思想、理念与人物和讲述者形成自然融合,参看例5。

例5 (语境:研究生X在与同学Y校园散步中讲述自己的恋爱故事)

20X:就完了,后来表示感激=

21Y:=就进一步请你吃饭?=

22X:=(hhh)就进一步带我出去玩,

→23Y:然后一发现啊,小姑娘不光有外貌的这个秀丽,还有内秀。

24X:没有,没有。

25Y:然后呢::你说,你说。

26X:然后就出去玩,我就觉得还行,然后就在::我们去了,就去了那个城墙,

27Y:呃。

28X:他一开始说去 bmy 吧,

→29Y:可以呀!

在这段会话叙事中,Y显然沉浸在对X的恋爱故事的想象中。在21Y中Y在受述者立场上积极预期下文X要讲述的情节:“就进一步请你吃饭?”到23Y时,Y已在想象中将自己置于男主角的位置,揣摩X男友的心理活动,想象其男友会自言自语:“这小姑娘不光有外貌的这个秀丽,还有内秀。”

而在29Y中,当Y顺应28X所述的男友邀请X去bmy时,Y又将自己置于女主人公X的立场,代替女主人公发声,激动地说:“可以呀!”

受述者经验取用的过程是其在想象中体验、感悟故事世界的图景,并使之与自己的经验世界契合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当受述者真切体会到讲述者的真实经验,并尝试参与意义的阐释时,也常常会表现出情感的高度投入,参见例3。

仍以例3为例,L在叙述时采用了大量的情感描述:“麻烦死了、可生气了、都气躁了、可麻烦了、急了、生气了、噼里啪啦骂了一顿”,选择P师兄的立场对ST直接质问:“约好的嘛!是吧?”“而且,人家敲门,就给你暗示了嘛!”在讲述者的情绪渲染下,受述者Y对讲述者的情感表达产生了共鸣,也同样将自己置于故事人物P师兄的立场,直接指责ST:“你就快点结束呗,对呀!”接下来,在这段叙事的尾声部分(26L-32L),交际双方对故事反面角色ST的批判立场越来越鲜明。在29Y和30L中二人一同为P师兄骂ST进行辩护,在32L中L代表双方对故事的意义进行总结,直接表明对P师兄行为的赞同。可以想象,交际双方通过表述对故事人物P师兄和ST相同的情感、态度,在很大程度上缩短了彼此之间的心理距离,建立了情感同盟,加强了彼此的友谊。

会话叙事中的情感同盟现象与文学叙事学者探究的读者/观众在阅读小说、观看影像中所发生的移情现象^[21]相似。但比较而言,会话叙事中受述者的共情感受包含的顺应意识更为鲜明。

三、交际双方对语言语境的顺应

交际双方对语言语境的顺应体现在篇内衔接、篇际制约和序列性三个方面。

最直观体现交际双方对语言语境顺应的篇内衔接手段是话轮的重叠与共建。在互动叙事中,受述者会紧紧追随讲述者话语之间的逻辑关系和交际意图,并在完全沉浸于故事的文内语境中后,协助讲述者补充完善话语表述,参见例6。

例6 (语境:老师B与研究生C等闲聊)

86B:因为(...)听着就是=

→87C:=挺让人沮丧的。

(88-91话轮略)

92B:我原来还没见过师母,我不知道,我第一次见=

→93C:=但人家跟你说得这么,这么[清楚明白

94B:清楚],要一般人就觉得,完了,这还考什么?(...)

显然,在87C中受述者C清楚讲述者B的逻辑和意图,代替B完成了小句层面的语言构建,补全了86B小句中的后半部分;93C中C又揣摩B的语气,代替B完成了并列结构的搭建,补全了一个具有转折语义的并列分句;接下来94B中B又尝试补全C的小句结构,双方的话语出现了短暂的重叠。双方在话轮转接中的语句楔入直观地反映了双方对上下文语境的顺应。值得注意的是,交际双方在语言结构方面的共建与契合一般以之前所述心理层面的心理取用和情感融合为基础。

双方语言维度交互顺应的篇际衔接手段突出地体现在受述者回应故事与讲述者故事的语言共振现象。在回应故事中,第一个故事的语言特征,特别是词汇、句法上的特征,甚至是讲述者对事件的审视、评价视角都常常会在回应故事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复制和共鸣,参见例7。

例7 (语境:Y与同学X在校园散步时闲聊)

5Y:(...)我跟你说,我有一次居然在B大门口遇上了我外甥女。

6X:啊?

7Y:她们学校组织来B大参观,我妹也没告诉我,觉得孩子集体活动嘛,也见不着我。可当时,我正要去B大借书,我骑着车正没意思,左看右看呢,哎,看见路边一队队学生怎么穿的校服这面熟呢? (...)我接着走,结果看见J老师、W老师—真是我们那儿学校的!

8X:你咋还认识那儿的老师啊?

9Y:(...)然后那个W老师说,你过来看你外甥女的?我给你喊她过来啊。那个,NN过来!一看是我,挺意外的。我一把就抱住她了。后来我给我妹打电话,我说:“你猜我看见谁了?”

10X:还有比这更巧的呢。我一大学同学跟我说在洛杉矶街头居然碰上了一个同学。她去洛杉矶出差,那同学也是。她在街上走着走着,看迎面那人这面熟呢!一看居然是同学!

11Y:怎么跑美国居然碰上同学了,这也太巧了吧?!

12X:是啊,她俩都在北京,都一年多没见了,跑那儿见去了。

13Y:真也太巧了吧!

在这段会话叙事中,5Y、7Y、9Y讲述了Y在B大门口巧遇外甥女的故事,引发X讲述了一则纽约街头巧遇同学的故事(10X)作为回应。在二人的叙

述话语中,句法结构和语义共振的句子包括:

i. 5Y:我跟你说,我有一次居然在B大门口遇上了我外甥女。

10X:我一大学同学跟我说在洛杉矶街头居然碰上了一个同学。

ii. 7Y:我骑着车(...)哎,看见路边一队队学生怎么穿的校服这面熟呢?

10X:她在街上走着走着,看迎面那人这面熟呢!

iii. 7Y:结果看见J老师、W老师—真是我们那儿学校的!

10X:一看居然是同学!

讲述者X与受述者Y的评价话语也彼此呼应:

iv. 10X:还有比这更巧的呢。

11Y:这也太巧了吧?!

13Y:真也太巧了吧!

v. 11Y:怎么跑美国居然碰上同学了,

12X:都一年多没见了,跑那儿见去了。

Du Bois曾指出,当交际者对同一现象产生类似评价时,双方其实已把自己置于与对方同一立场。语言共振现象的实质是对事件审视角度、态度的共振^[22]。

互动叙事中双方在序列性上的顺应十分明显。比如,例7中的交际双方显然都熟悉互动叙事的序列性特征,在讲述前语列,当5Y中讲述者宣布故事概要后,6X中受述者迅速做出回应,并顺应讲述语列的叙述规约特征,默认7Y和9Y中Y享有故事讲述主体的长话轮。讲述后语列中X则把握回应话轮(10X),在对讲述者故事做出精确评价后,展开回应叙事,从而获得长话轮。

四、互动叙事中交互顺应的工作机制

综合前文的语料分析,我们发现互动叙事进程中双方交互顺应的工作机制如图1所示。一方面,参与者的话语选择与交际语境的变化相辅相成。参与者密切关注叙事和交际两个层面彼此话语角色的变化,关注故事的时间线索和空间线索,随时顺应故事世界和话语世界之间的转换,并顺应故事讲述相关的社交场合、社会环境和文化规范几方面的社交语境变量,也关注彼此的认知和心理因素,顺应叙事话语所传达的态度和情感,并据此做出话语选择,而双方的话语选择也在不断重新定义、调整着各类交际语境因素。另一方面,在顺应交际语境的同时,交际双方还积极顺应语言语境的动态变化,受述者在篇内衔接、篇际衔接和序列性的语言建构方面,通过语言楔入和回应叙事等手段充当积极的合作者

角色。

互动叙事中交际双方的动态选择与交互顺应直接促成叙事结构和意义的动态生成,是话语意义的动态生成机制的关键。语言使用者之所以能够完成动态的话语选择与交互顺应是由于语言本质上的“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15],语言本质上的这些特性赋予语言使用者结合语境变化和交往实践动态选择语言资源的可能性。而互动交际中双方对语言手段、交际策略的动态顺应直接促成了话语结构和意义的动态建构。在互动叙事中,讲述者的经验意义不是事先给定的,而是在受述者的协商、合作中重新阐释的,讲述者对受述者介入的顺应,受述者对讲述者顺应性选择的进一步顺应,之后讲述者更深一层的调整与顺应最终会促成故事新意义的涌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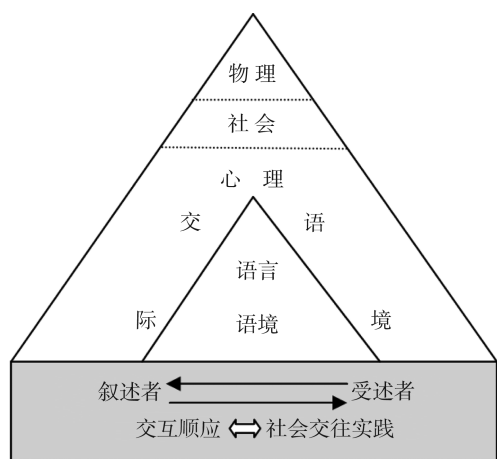


图1 互动叙事中的交互顺应

从深层上看,互动双方的交互顺应是由人类互动天然具有的合作属性所决定的,互动叙事是交际双方日常社会交往实践的一部分。人类的社会行为从根本上具有合作属性,是相互促进、相互支撑的过程,互动交际个体的每一个社会行为是以交际对象的前述话语为基础资源,对其进行拆解、复制和改编的过程^[23]。也就是说,日常会话中的互动双方需要完成的交往实践任务是通过语言资源的交互分享来实现的^[24],特定的语言结构特征预示特定的社会交往目的。

互动叙事中参与者的顺应与配合是双方默认的社会规约的一部分,是交际惯性与常态。日常互动叙事中双方的顺应与配合是社会交往实践主体通过互动建立“共享意向性”的过程^[25]。语言维度上的交互顺应和心理维度上的交互融合会促使双方作为情感和认知个体的界限变得模糊,而

双方对故事的感知、认识、评价及情感 and 态度不断发生同化,最终满足双方建立认知和情感共同体的心理需要。因此,交际参与者适应交际和语言语境的要求做出各个话语选择的过程也是其朝着共享的交际目的、知识经验共同体和情感共同体前进的过程,是双方建立团体内凝聚意识、建立团体文化的过程。

五、结语

简而言之,在语言顺应论视角下,互动叙事参与者的交互顺应直观地呈现了作为社会交往实践的主体应如何动态选择话语策略和语言资源,从而建立更加亲密的人际关系,并促成认知和情感共同体的确立。交互顺应背景下经验叙事语言结构和交际意义的动态建构性也提示了我们语言结构与社会交际互动之间天然的匹配性。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案例聚焦交际双方动态顺应下完成的叙事,对于多位参与者在更复杂语境下的交互顺应并未展开分析,未来还需要弥补这方面的不足,以便更加深入地理解语言的顺应性和意义的生成性。

注释:

①文中所有案例均来自笔者自建的小型自然会话叙事语料库,交际对象为高校师生,交流语言为汉语。

参考文献:

- [1] Norrick N R. Conversational narrative[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0.
- [2] 赵玉荣. 自然会话叙事中话语意义的建构与认知过程[J]. 外语教学, 2013(4): 41-45.
- [3] 赵玉荣. 自然会话叙事中主体间性的意义资源与认知解模式[J]. 外语学刊, 2014(4): 93-97.
- [4] 朱冬怡. 自然会话叙事标记语“然后”构建的语义缺省[J]. 外语学刊, 2017(5): 50-57.
- [5] 朱冬怡. 自然会话叙事中投射映现的散装故事分析[J].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19(2): 56-62.
- [6] Labov W. Language in the inner city: studies in the black English vernacular[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2.
- [7] Sacks H. An analysis of the course of a joke's telling in conversation[M]//Bauman R, Sherzer J F. (eds.). Explorations in the Ethnography of Speak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337-353.
- [8] Fludernik M. Towards a 'natural' narratology[M]. London: Routledge, 1996.
- [9] Georgakopoulou A. Small stories, interaction, and identities[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7.

- [10]Schegloff E A. Sequence organization in interac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11]Bamberg M. Who am I? Narration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self and identity[J]. Theory & Psychology, 2011(1): 3-24.
- [12]Tannen D. Talking voices: repetition, dialogue and imagery in conversational discours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13]Niemelä M. Resonance in storytelling: verbal, prosodic and embodied practices of stance taking[D]. Oulu: University of Oulu, Finland, 2011.
- [14]Selting M. Complaint stories and subsequent complaint stories with affect displays[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12(44): 387-415.
- [15]Verschueren J.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 [16]袁周敏. 语用身份建构的动态顺应性分析[J]. 外语教学, 2014(5): 30-34.
- [17]陈新仁. 顺应与重建: 关于结构与语境关系的再思考[J]. 外语教育研究, 2014(1): 7-13.
- [18]Verschueren J. Intertextual appropriation: note on the pragmatics of international flows of meaning[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4(5): 1-4.
- [19]仇云龙. 语言顺应论: 误解·归因·补释[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2): 39-43.
- [20]Kaufman G F, Libby L K. Changing beliefs and behavior through experience-taking[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12(1): 1-19.
- [21]Keen S. Narrative empathy[M]//Hühn P, Pier J, et al. (eds.). The Living Handbook of Narratology. Hamburg: Hamburg University Press, 2009.
- [22]Du Bois J W. The stance triangle[M]//Englebretson R. (ed.). Stancetaking in Discourse: Subjectivity, Evaluation, Interac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7: 139-182.
- [23]Goodwin C. Co-operative ac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 [24]Couper-Kuhlen E, Selting M. Interactional linguistics: studying language in social interac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 [25]Tomasello M. A natural history of human thinking[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责任编辑 亦 筱]

(上接第 35 页)

- [9]赵申乔. 赵恭毅公剩稿卷 1[M]. 济南: 齐鲁书社, 1997: 448.
- [10]清实录第 4 册, 圣祖实录卷 11[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175.
- [11]李翰章. 光绪湖南通志卷 5[M]. 北京: 京华书局, 1967: 366-371.
- [12]吕恩湛. 道光永州府志卷 7 上[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8: 468.
- [13]吕恩湛. 道光永州府志卷 4 上[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8: 289.
- [14]钱绍文, 孙光燮. 同治桂阳县志卷 19[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 310-311.
- [15]清实录第 4 册, 世宗实录卷 9[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178.
- [16]李翰章. 光绪湖南通志卷 145[M]. 北京: 京华书局, 1967: 2845.
- [17]黄应培. 道光凤凰厅志卷 11[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1: 200-201.
- [18]周宏伟. 湖南城区沿革[M].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149.
- [19]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家书 1[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5: 114.
- [20]凌鱼, 黄文理. 乾隆桂阳县志卷 2[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 22.
- [21]郭嵩焘. 郭嵩焘全集 15[M]. 梁小进, 主编. 长沙: 岳麓书社, 2012: 661.
- [22]李翰章. 光绪湖南通志卷 5[M]. 北京: 京华书局, 1967: 375.
- [23]郭嵩焘. 郭嵩焘全集 4[M]. 梁小进, 主编. 长沙: 岳麓书社, 2012: 512.
- [24]王闿运, 郭振墉, 朱德裳. 湘军志·湘军志评议·续湘军志[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3: 110.
- [25]冯桂芬. 校邠庐抗议[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 86.
- [26]左宗棠. 左宗棠全集书信二[M]. 刘泱泱, 校点. 长沙: 岳麓书社, 2014: 195.
- [27]清实录第 41 册, 文宗实录卷 89[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189.

[责任编辑 文 川]